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　特

朱子語類卷十三

學七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祖道

○以下踐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它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 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汎地過則又不可　升卿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

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它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僩

這箇事說只消兩日說了只是工夫難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璘

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

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 振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 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

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僩

書冊中說義理只說得一面今人之所謂踐履者只做得箇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户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 人傑

放教脚下實 文蔚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點平聲。僩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

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升卿

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左過右過相將一齊到不得壽昌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葢縁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夔孫○以下理欲義利是非之辨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

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 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椿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 祖道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說豫字 大雅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燾

或問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硯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對節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節

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燾

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道夫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分上功夫這邊功夫

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功夫少那邊必侵過來燾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它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儒用畧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實為已則須是將已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大雅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今去讀書要

去看取句語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讀書讀書須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别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 壽昌

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謨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

人之氣禀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禀偏處克治 閎祖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

急擺脫出來 閎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見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麽要去矜夸它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泠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

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須刻悠悠憒憒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說此

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殻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祖道

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濶不要就那

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須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

義剛

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殽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洽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已為人之分纔為已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已天理也是為已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升卿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

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祖道

才御問應事接物别義利如何得不錯曰先做切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是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器之問義利之分臨事如何辨曰此須是工夫到義理精方曉然未能至此且據眼前占取義一邊放令分數多占得過這下來縱錯亦少大雅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燾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僩

且以眼前言虛實真偽是非處且要剔脫分明 祖道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節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 壽昌

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士毅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已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須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須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

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廣

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

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賢為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 謨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

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僩

學大抵只是分别箇善惡而去就之爾道夫

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節

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别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

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 謨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 道夫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與立

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 謙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以下係人倫

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

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〇僩同

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為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彜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

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僩録此下云須一一與它盡得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若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饑則食渴則

飲寒則裘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為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卓○僩同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闕

已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

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它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它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賀孫

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常人終日

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為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 壽昌

聖人不知己是聖人 振

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

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壯祖

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端蒙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者曰人熱自會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雉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决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與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賀孫

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

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夕一朝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德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賀孫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説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説忠却是就不足處説如莊子説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説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

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為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它這意思便是沒柰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

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傅王墜馬死誼自傷傅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升卿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 卓

蜚卿問安卿問目以孝弟推說君臣等事不須如此得否曰惟有此理固當有此事如人入扵水則死而魚生於水此皆天然合當如此底道理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

功効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彞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縁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 賀孫

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驤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絶則傷恩不與之絶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

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卓

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而致死焉曾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

父死 賀孫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憑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别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它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 僩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

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窮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人傑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

工賈莠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闕便廢夫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强不得已之意矣大雅○以下雜論處心立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

成這事 夔孫

事無非學 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覩處與聞

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麤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

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賀孫

聖賢勸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闕處戒人莫爲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間 祖道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 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 士毅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　砥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

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鷄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燾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璘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

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墻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柄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

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
今人都看巧去了 揚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
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
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賀孫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
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
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

做去偽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寛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寛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寛大處合嚴毅處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黄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别箇了或

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夔孫

李閎世閒有一種人慈惠温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箇便全是氣禀如唐明皇為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它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力讓它緣這一

節感動得它所以終始恩重不衰胡兄說它見它兄讓它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它裏面有這箇道理得它兄感動發出來得一箇物事承接得在耳若其中元無此道理如何會感動得來人之氣禀極多般様或有餘於此不足於彼這箇不干道理事皆氣禀所為也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 燾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燾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季札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因論仁及此○德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楊丞通老云陸子靜門人某人常裹頭巾洗面先生因言此○燾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江西人大抵用心麤祖道

向到臨安或云建本誤宜用浙本後來觀之不如用建

本謂浙俗好作長厚○可學

避俗只是見不透方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

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問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賢

而子孫賢則如何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

川其舍諸所謂不娶者是世世為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娶一句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義剛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它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

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它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它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没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冉求比子路大爭升卿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

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仭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顔子覺麤然緣它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

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

只要知道這道理

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梢便愈更卑下一齊衰了升卿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大雅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

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太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貪生畏死一至於此 可學

以小惠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 方

某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參得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異且如為子須孝為臣須忠我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在 可學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匆匆 方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為那小小

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義剛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

再做錯了胡泳

輕重是非它人最學者大病是是它是非非是它非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它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它分數優劣燾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賀孫○以下論科舉之學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士人先要分别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它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泳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

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又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説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大雅

專做時文底人它説底都是聖賢説話且如説廉它且

會說得好說義它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它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様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求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

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没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搨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它自恁地麤暴了這箇更不通與它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也受人說

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絶之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强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謂麤暴及再問所答不然○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麽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

說著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覔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功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强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强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為是伯羽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椅曰已自

輸了一著力行

或謂科舉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自脩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冒廉

恥犯條貫非獨它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為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人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少閒於那邊便自没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它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 大雅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方

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

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伯羽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縁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

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
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
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
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
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
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有
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它天資上看
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

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貧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它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横置胷中却害道可學

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如遇試則入去據已見寫了出來節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它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學蒙

譚兄問作時文曰畧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向來做時文只麤疎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禄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〇以下論仕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柰何孔

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顔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之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直卿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説 賀孫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升卿

人須辦得去 托身於人仕宦○升卿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方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廵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他時即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為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著是大事㑹

朱子語類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金　特

朱子語類卷十四

大學一

綱領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德明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

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蓋卿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寓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

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 𤔡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

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

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曰然去偽○人傑同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淳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力行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是占得分數多後却易為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大雅

亞夫問大學大意曰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時舉

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

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履孫

大學如一部行程歴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自脩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節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士毅○廣錄云後面其失漸輕亦是下揩磨底工夫在

看大學前面初起許多且見安排在這裏如今食次冊相似都且如此呈說後方是可喫處初間也要識許

多模樣 賀孫

大學一字不胡亂下亦是古人見得這道理熟信口所說便都是這裏 淳

大學揔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 節

明德如八窻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

當自持敬始使端確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椿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

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

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

來自見所謂温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

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義剛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即節節

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

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滚作一塊物事可學

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

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問大學一書皆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脩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脩身脩身推出做許多事　椿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却有多少事

如仁必有所以為仁者敬必有所以為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 僩

人多教踐履皆是自立標置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 閎 此聖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齊入於聖人之域 榦

大學所載只是箇題目如此要須自用工夫做將去 賀孫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 賀孫

今人都是爲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

為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敬仲

讀大學且逐段捱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聯屬却不妨幹

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賀孫

或問讀大學曰讀後去須更溫前面不可只恁地茫茫看須溫故而知新須是溫故方能知新若不溫故便

要求知新則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 賀孫

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 賀孫

謂任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黄霸就獄夏侯

勝受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 賀孫

或問大學曰大槩是如此只是更要熟讀熟時滋味自别且如喫果子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只是滋味别 胡泳

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

好熟看如喫果實相似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賀孫

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喫飯

一般未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喫這般喫那般這都是不曾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著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著上面只是恁地畧綽將過這心元不曾伏殺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别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能理會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有曉不得者賀孫

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去上面生意只討頭不見某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曉不得故說許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閒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閒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

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荅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

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千萬萬不濟事賀孫

答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書劈

初頭便説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説箇做工夫之節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已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著得思量説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别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閒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

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

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賀孫

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緣後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 賀孫

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註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

看傳　可學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　道夫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説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　賀孫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温尋過這方始是

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貪多 道夫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理未必是有疑處皆以益言之淳

大學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人傑

子淵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

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賀孫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

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盖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横渠說命辭為難賀孫

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
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
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賀孫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
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友仁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脩處若一向看去
便少不是少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註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

蓋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　僩

說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賀孫

序

亞夫問大學序云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强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

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様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滚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為愚為不肖恪

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

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為帝王也閒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僩

問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徳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可學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立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

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僩

問各俛焉以盡其力下此俛字何謂曰俛字者乃是刺著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友仁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内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

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僩

明德新民便是節目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 道夫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為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柰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

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為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筭法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 賀孫

經上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 端蒙

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敬仲○以下明明德

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裡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

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

明明德明只是提撕也　士毅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

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即自然著敬 方子

明明德乃是為己工夫那箇事不是分內事明德在人非是從外面請入來底 蓋卿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儒用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

方知有脉絡貫通處　季札

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曾見得須是勇猛著起精神拔出心肝與它看始得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勇猛奮起這身要得出來始得而今都只汎汎聽他流將去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

絶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裡便明將去　僩

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　僩

明明德是明此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

初至於已到地位則不著箇復字可學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季札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隠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僩

明德謂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履孫

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汨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椿

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出必是告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這也易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凊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 賀孫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个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

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裡全不脩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看來看去久後自然徹又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為辭讓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

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冬溫夏凊為孝人能冬溫夏凊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之令本似孝孔子却以為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昧且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興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為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所見所好如此且恁地

做去又如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為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他自做處全相反不知是如何却似是兩人做事一般前日所見是一人今日所行又是一人是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卓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麽事不

知有什麽事不曉有什麽道理不具在這裡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禀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孟子發明赤子入井

蓋赤子入井出於倉猝人都主張不得見之者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又曰看大學先將經文看教貫通如看或問須全段相參酌看教他貫通如看了隻手將起便有五指頭始得今看或問只逐些子看都不貫通如何得子蒙

或問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他那注得自分曉了

只要你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箇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箇不昧具得衆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

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問所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端僩○燾錄別出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衆理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曰不消如

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禀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箇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衆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昧是如何具衆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却濟得甚事又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為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著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著就而今理會蓋所謂明德者只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人

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著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著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闕一若闕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又暗了惟知無不

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即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燾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寓○按注是舊本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衆

理以下之事僩

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廣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此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麽物事某若

理會不得便應公是天生德於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汙穢當常常有以明之驤

問明明德意思以平旦驗之亦見得於天者未嘗不明曰不要如此看且就明德上說如何又引别意思證讀書最不要如此賀孫遂就明德上推說曰須是更仔細將心體驗不然皆是閒說賀孫

傅敬子説明明德曰大綱也是如此只是説得恁地孤單也不得且去子細看聖人説這三句也且大槩恁地説到下面方説平天下至格物八者便是明德新民底工夫就此八者理會得透徹明德新民都在這裏而今且去子細看都未要把自家言語意思去攙他底公説胸中有箇分曉底少間捉摸不著私意便從這裏生便去穿鑿而今且去熟看那解看得細字分曉了便曉得大字便與道理相近道理在那無字

處自然見得而今且說格物這箇事理當初甚處得來如今如何安頓它逐一只是虛心去看萬物之理看日用常行之理看聖賢所言之理夔孫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在新民明德而後能新民

明德新民

德明○以下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别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子蒙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它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

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寓

蜚卿問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汙也驤

至善只是十分是處賀孫○以下止至善

至善猶今人言極好方子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僩

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凊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是盡得所謂孝 履孫

至善是箇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是至善 震

說一箇止字又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德明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純粹至善亦是 泳

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它也德明

問止於至善向承教以為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今日先生語賓文卿又云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豈以自君臣父子推之於萬事無不各有其止曰固然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其所止之善又如視思

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之屬無不皆然 德明

問至善先生云事理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艮其止止其所也之義一同謂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得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曰只是要如此 卓

或問何謂明德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裏其元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

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又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得一分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十分明得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略略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銖○以下明德止至善

大學只前面三句是綱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

止是事事各有箇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

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今人却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有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德明

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

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景紹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濟事但仁敬慈孝誰能到得這裏聞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如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這箇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賢而有餘不為愚

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今人只據他說一兩字便認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止此而已都不窮究著實殊不濟事且如論語相似讀學而時習之須求其所謂學者如何如何謂之時習既時習如何便能說有朋自遠方來朋友因甚而來自遠方我又何自而樂須著一一與他考究似此用工初間雖覺得生受費力久後讀書甚易為工却亦濟事 道夫

明明德是知止於至善是守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聖賢未嘗不為兩頭底說話如中庸所謂擇善固執擇善便是理會知之事固執便是理會守之事至書論堯之德便說欽明舜便說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欽是欽敬以自守明是其德之聰明濬哲文明便有知底道理温恭允塞便有守底道理此條所錄恐有誤○道夫

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至字重節○以下新民止至善

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脩身行已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節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道夫○以下明德新民至善

明德新民二者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畧畧地明

得便了新民不是只畧畧地新得便休須是要至於極至處　賀孫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

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淳。寓同

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揩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箇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

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個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刲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 泳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不及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久則是失其所止 僩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来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 銖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

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不從聖人也無可柰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福壽也豈個個如此只是理必如此胡泳

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止也德明

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拱壽

劉源問知止而後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大槩效驗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雉

以下知止有定

在止於至善至善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理驗於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則事

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為不差矣端蒙

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砥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緣便要盡底都曉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獃在這裏不知箇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

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便有定了其它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又曰這道理無它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事去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做一

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做

知止而後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别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最妙若不是他自曾如此如何說出

這字 賀孫

知止而後有定必謂有定不謂能定故知是物有定說 振

未知止固用做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為力也易 僩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端蒙

問定而後能靜曰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千頭百緒皆有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 賀孫○以下定靜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義剛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泳

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摇故靜舊說又有異端不能惑之語竊謂將二句參看尤見得靜意曰此皆外來意凡立說須寛方流轉不得局定 德明

問大學之靜與伊川靜中有動之靜同否曰未須如此說如此等處未到那裡不要理會少頃都打亂了和

理會得處也理會不得去士毅

問靜而後能安曰安只是無臲卼之意才不紛擾便安

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德明。以下靜安

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事物所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而今人心才不靜時雖有意去安頓那物事自是不安若是心靜方解去區處方解穩當義剛

既靜則外物自然無以動其心既安則所處而皆當看打做那裏去都移易他不得 道夫

問靜而後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 寓

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 節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

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深淺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問先生於此段詞義望加詳數語使學者易曉曰此處亦未是緊切處其他亦無可說德明○定靜安

定靜安頗相似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寓而安蓋深於靜也去偽

定靜安三字大畧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别無膠擾自然是

靜如此則隨所處而安（僩）

知止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賀孫○知止定靜安慮）

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廛市

亦静安則静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静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揺漾不定又還能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來便有許多説話在人細看之耳 僩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這裡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

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著竭其力處決定著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

著致其身則在内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賀孫

○知止安慮

李徳之問安而後能慮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説能慮曰既知此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又問知至而後意誠如何知既盡後意便能實先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

照見處所見便實照不見處便有私意非真實又問持敬居敬如何曰且如此做將去不須先安排下樣子後却旋求來合 蓋卿

子升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 木之

李約之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

孝及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學蒙。安慮

問安而後能慮曰若不知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德明

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節

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方子

慮是研幾閎祖

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己之功亦備矣又要明明德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淳○得止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揺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卓○知止至能得

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

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

蓋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 履孫

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來乃能慮能字自有道理是事至物來之際思之審處之當斯得之矣 夔孫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个慮字既靜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

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后能慮慮之審而后能得　賜

或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箇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見既定則心不動揺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如彼又要

如此身何緣得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胡泳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靜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知也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敏底不如鈍底鈍底

循循而進終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揚將去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　琮

問定即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慈知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箇孝底道理慮是慮箇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强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

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章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芝

王子周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曉得知止不知止則不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數字恰如今年二十一歲來年二十二歲自是節次如此來自不可遏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却緊要

只是在止於至善而不說知止則無下工夫處 震

游子蒙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别否曰然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問定靜安矣如之何而復有慮曰慮是事物之來畧審一審劉淮叔通問慮與格物致知不相干曰致知便是要知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慮便是審其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慈至言仁則當如堯言孝則當如舜言敬則當如文王這方是得止子蒙言開欲以明德之明為如人之失其

所有而一旦復得以喻之至慮字則説不得曰知止而有定便如人撞著所失而不用終日營營以求之定而靜便如人既不用求其所失自爾寧静静而安便如人既知某物在甚處某物在甚處心下恬然無復不安安而慮便如自家金物都自在這裡及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上手審一審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稱停輕重皆相當矣或又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可

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　道夫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間心

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砥〇寓同

子升問知止能慮之别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木之說如此則知止是先講明工夫能慮是臨事審處

之功曰固是再問知止而后有定注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何也曰也只一般木之

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汩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汩不能盡其忠這便

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 道夫

人本有此理但為氣稟物欲所蔽若不格物致知事至物來七顛八倒若知止則有定能慮得其所止節

問知止至能得曰真個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中間自是效驗次第如此學者工夫却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上如何要去明明德如何要去新民如何要得止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却

未甚要緊聖人但說箇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寓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須是明德否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銖

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畧有漸次也

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

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人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慎思明辨篤行皆不可闕一 賀孫

問知止能得一段曰只是這箇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今未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會箇知止待將來熟時便自見得先生論看文字只要虛心濯去舊

聞以來新見 時舉

黄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 人傑

知止至能得譬如喫飯只管喫去自會飽 德明

問知止至能得曰如人飲酒終日只是喫酒但酒力到時一杯深如一杯 儒用

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 閎祖

大學章句說靜處若兼動即便到得地位所以細分 方

問知與得如何分别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個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士毅。知得

朱子語類卷十四